

Lingnan University

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

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

考功集 (畢業論文選粹)

2000

孫老爺

Chui Shan SO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chi_diss

 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蘇翠珊 (2000)。孫老爺。輯於《考功集(畢業論文選粹)》。檢自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_diss/37

Th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(畢業論文選粹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孫老爺

蘇翠珊（2000年）

一.

福壽全歸

老
成
遽
謝
言
行
可
師

大
雅
云
亡
典
型
猶
在

二.

電視機正播映著黃金時段的時裝劇，客廳裡除了演員的對白，並沒有其他聲音。嘉芙躡手躡腳走近祖父的房間，這扇房門一向常開。三年前是開著的，現在也是一樣。走近房門的時候，她止住了腳步，手扶著那深啡色的門框，看見形體如骷髏的祖父仰臥在床上一動不動，單薄的身軀躺在這張雙人床上，顯得格外渺小。祖父皙白得有點嚇人的皮膚上，老人斑一處一處清晰可見，手背皮膚鬆弛，一摺一摺。嘉芙凝視著這雙手，她不相信這就是小時候她常握著的。這雙手曾帶給她溫暖，停留在幼嫩的臉上，軟絲般的髮上，似乎尚有餘溫。嘉芙幻想自己的手指在這手背上面來回掃著，感覺是一輛汽車在凹凸不平，亂石滿地的路上顛簸，一抖一抖。寬大的直條子睡衣覆蓋在祖父身上，胯骨突出來，彷彿裹著的只是一具骨頭。祖父平躺在床褥上，胸口隨著緩輕的呼吸微動，眼瞼間或一眨，乾癟的臉上沒甚麼表情。正當嘉芙轉身步出房門，「阿兄呀噯丫噯伊也呀……你來噯伊丫來呀……」歌聲突然從祖父口中傳出。嘉芙就只能聽懂這麼一句。「阿兄呀噯丫噯伊也呀……你來噯伊丫來呀……」就是這句歌詞使嘉芙心裏一緊。兄弟如手足。切肉不離皮。她把踏出去的腳收回來，回頭，祖父一雙細眼，望著牆上發黃的照片，不知他是否真能看得見。抑或，他看穿了這堵牆，追尋那遠去了的阿兄。

三.

夜空星點零落，閃伴淡白的蛾眉新月。靈堂那邊，白幽幽的。身影與身影之間，瞥見五個寬身長袍道士，踏著碎步子走。先生搖著從西天取來的銅鈴，左穿右插，不知在走甚麼陣式。領前的那個手持兩支寸來粗的紅燭，燭光隨著他揮舞閃動。後面四個走著相同步法，兩行連成一圈，把領前的一個圍合起來。一時昂頭，一時俯首，左手張時右手合。咿咿呀呀二胡楚音不斷，嗩打嗩打的嘖嘖，冬——篤篤冬——篤篤是敲木魚與銅鑼的混合聲，敲得人天旋地轉。

靈柩前放置供桌，上面除了大伯公生前愛吃的食物外，還有一盞「長明燈」。聽說此燈是給大伯公到陰間去照明用的，所以點燃後不能熄滅。一排人，畢恭畢敬，對灰白黑遺像鞠躬上香。白煙裊裊，由人中凹陷處，扭一個圈兒，繞上鼻樑，然後微風一送，消失了。旁邊的草蓆，披麻的人垂頭彎背跪著，都沒甚動作。只有髮間插白花老嫗撫著胸口，捏住白手巾，另一隻手摸著棺木，「落到黃泉你慢慢等啲啊！等埋小妹一齊行呀！」。她臉容憔悴而虛弱，肩膀猛地抽搐，頸上筋肉隨著激動情緒時隱時現：「你到陰府黃泉你千萬保啊！保佑兒孫福壽長呀！」旁邊幾個原來安慰她的婦人聽到唱詞也紅了眼睛、鼻子，流下眼淚。一陣啞啞嗚嗚的啼哭聲在空氣中迴盪。

四.

堯叔把行李箱逐一堆進車尾。永宏夫婦並肩站在油畫前再三提醒嘉芙：「女呀，證件真的帶齊？」嘉芙托著照相機把自己的臉孔遮了一半，頭髮垂在額前像一道簾，只露出嘴巴。「齊啦，齊啦。」嘉芙退後一步。嚓勒！永宏夫婦被攝進黑盒內。充當司機的堯叔也被嘉芙拉著在車前拍了兩張。一頭啡短髮隨著她爽朗的動作輕微擺動，清朗的陽光照在上面更見活潑。嘉芙揹著背囊走向另一個目標——孫老爺。孫老爺今天穿一套淺灰色西裝，黑色金扣皮帶束在大得下墜的肚子下面，似乎有點勉強。這都是上月跟永宏夫婦、嘉芙在銅鑼灣喝茶後，逛大丸百貨買的。嘉芙手搭在祖父胳膊上，並排而立孫老爺比嘉芙矮一截。她又要堯叔替她多拍一張，這次她的右手摸著孫老爺的大肚臍，咧開嘴露齒笑，臉上展露得意的神氣，引得站在旁邊的永宏夫婦也笑了出來。

「時候不早，上車吧。」堯叔說。

馬達啓動，車子顫起來。嘉芙回頭隔著玻璃窗搖手揮別生活了十八年的家，又替它拍了張紀念照。直至車子拐了個彎，家隱沒在重重樹影之後。嘉芙轉身倚坐在祖父身旁，握著祖父肥大肉厚的手，左邊臉頰貼在祖父畢挺的西裝上說：「我的房間可不要讓別人霸佔才好呀！」說時右手手指來來回回輕撫那波紋起伏的手背。

五.

司機套上黑帽白衫黑西褲，木坐於玉扣紙製的座位上，金光閃閃的平治房車，車頭的標誌歪向一邊，靜悄悄停泊在靈堂一角。嘉芙俯身看「孫府大宅」，一幢兩層高樓房連天台，外牆由紅磚砌成。嘉芙單起眼從小窗看進去：底層是古色古香的中式佈置，兩把酸枝太師椅後面有一幅字畫，旁邊有一座手掌大的屏風，上面似乎是松鶴圖案。八仙桌上一套八件的小巧中式茶具。門口端立了兩個衣履整齊的彩衣傭人。女的穿滾綠邊青色衣褲，一對黑布鞋。兩串黑髮垂貼在胸前，頰上緋紅，手持杯碟。男的髮理得很齊，不紊不亂，藍衣白褲上有明顯摺紋，前臂掛條白毛巾。嘉芙伸手摸它們胸口，沒有心跳，沒一絲暖意。「孫府大宅」旁有一艘七呎長白底藍邊遊艇，船身有個號碼：一六八八八。船邊、船頂圍了矮欄，欄邊懸著新銀色的

錨。深啡色的舵孤伶伶安守於駕駛艙中央。一陣風吹過，船身顛抖一下，窸窣窸窣，發出颯颯的聲音，然後又原封不動停泊在柏油路上。舵把也冷了。

一隻手搭著嘉芙肩膊，是永宏。「爸！」嘉芙把頭倚在父親胸口，想到躺在家的祖父，心裏有說不出的難受，整顆心像被抽空了。「爺爺知道嗎？」她艱難地迸出一句，視線依舊留在兩個紙傭人身上。「我們怕他受不了，沒有告訴他。」「但爺爺像是知道了……」「唔，像是知道了。」父親也這樣認為。一顆淚珠淌下，嘉芙低頭用手拭掉，淚痕留在臉上。「傻丫頭！」父親把女兒的肩攬得更緊。

六.

祖父坐在灰色軟皮沙發上已有三個小時。他的坐姿因時間久而背骨拱彎的歪向一邊，但他並沒有因為電視廣告的聲浪而醒來，眼皮仍是闔著，嘴巴微張。「雙層牛肉巨無霸，醬汁洋蔥夾青瓜，芝士生菜加芝麻，人人食過笑哈哈！」綽綽眼巴巴看著電視機裏的兒童拿著漢堡包大口大口地吃，心裏也想著自己的漢堡包。

姑姑把公事包夾在胳肢窩下面，手裏搖著麥當勞快餐啡色紙袋踏進屋裏。「當勞！當勞！」綽綽指著啡色紙袋，束著兩條烏溜溜辮子，穿著粉紅色繡金蝴蝶小棉襖，腳鐺上小銀鈴叮叮作響，夾雜天真爛漫的笑聲走到姑姑腳旁。從後面看綽綽就像一隻熱帶小企鵝，走起路來屁股高高隆起，左搖右擺、笨笨拙拙的，看得你不免一笑。祖父睜開眼，那啡色的紙袋把他的視線吸引過去。

「綽綽乖？」姑姑蹲下問。

「綽綽乖！」綽綽雀躍得不停跳著回答，兩條辮子隨之晃動。在祖父看來髻髻無數小巧金蝴蝶繞著小女孩飛舞。

「爸爸！」祖父循聲把視線轉移到說話的姑姑臉上，定眼檢視這副臉孔。老父是否知道自己是誰，姑姑不再深究。姑姑用剩餘的一隻手抱起綽綽，然後走向祖父身旁。祖父仍是用猶豫的眼光望著這個婦人，沒說甚麼。綽綽則坐在姑姑大腿上，目不轉睛望著啡色紙袋。

姑姑在紙袋裏剛取出兩個漢堡包和兩杯可樂，綽綽已急不及待伸手去取自己的一份。「喂！曳曳沒得吃！」綽綽立即縮回小手，坐在那兒，靜待姑姑指示。姑姑把印有英文字白色包裝紙褪下一半，「爸爸，吃漢堡包。」祖父伸手接過漢堡包就吃，白色包裝紙在手裏皺成一團。綽綽輕扯姑姑的衣袖，心有不忿地望著吃漢堡包的孫老爺說：「公公曳呀！」然後她靠近姑姑的臉，嫩白的小食指在右頰由上而下劃兩下，壓低聲音說：「公公醜，公公尿尿，醜醜。」

祖父就坐在沙發上吃漢堡包，一泡尿從沙發邊緣緩緩滴下。

七.

祖父七十歲壽辰那年，堯叔花三千元請人依一幀照片繪成油畫。照片在公園一隅拍，祖父一個人站在大木船前面，看來有點孤獨。堯叔便吩咐畫家依祖母的遺照，把祖母也繪在畫裏。祖父十分喜歡，把油畫正正吊掛在梳化後米黃色磚牆上，癭金色畫框與牆色配搭得很。藍白色天空下，站左邊是祖父——孫學禮，胖胖的身型，

圓圓的臉，一副慈祥相。旁邊是祖母，祖父喊她「阿妹」，是個嬌小的婦人。他倆身後有艘木船停在綠波上，舵在船尾佇立。不論是誰第一次踏進這客廳，必然要讚歎一番。

我特意攜著照相機到沙田中央公園故地重遊。走下大會堂後面的樓梯，幾群人圍攏在婚姻註冊處茶色玻璃幕前，穿禮服的新人接受親友祝福，新娘子臉頰害羞得紅了，靦腆挽著終生伴侶壯實的臂膀，乳白色蕾絲及肘手套與筆挺黑西裝纏綿許下承諾。十二年前，大概也碰到這情景。

祖父、爸媽和我走出酒樓，提著照相機到公園逛。那時候，祖父身體還沒出現毛病，行動自如。平日愛走到那裏是那裏，愛吃甚麼便吃甚麼。公園一隅沙地上放了艘大木船，兩支桅桿矗立，旁邊有個告示牌要孩子注意安全。那裏本來是孩子耍玩的地方，但對祖父而言卻勾起懷緬的心。祖父年輕時跟著阿兄出海網魚為生，所以對船特別感興趣，就拍這照片。

穿過這扇「拾翠門」便是從前祖父拍照的地方。原來圍著木船的大麻繩依舊在，時間太久使得發黑霉爛，「請勿搖動繩網」告示牌掛著。只是船不見了，剩下一片沙地，沒有石堡壘填補這空缺，更沒有宇宙太空船帶孩子遊歷太空。我望著這片沙地發呆，一群孩子在上面亂走亂踢揚起一陣黃沙，踏下一行足印。忽然，孩子在船上亂跑。一個短髮黃衫穿白裙的女孩，由船頭跑到船尾，從幾個孩子中間穿來插去，粗魯地猛搖船上的繩索，跟另一頭同是拿著繩索的男孩子鬥力。男孩終敵不過她，放下繩索。然後她又從船尾繞過桅杆，跳上板凳，跳下跳上，跳上跳下。她好像不知自己穿著短裙，毫無顧忌的跳，也不怕弄髒白裙。「撲！」女孩從板凳跳下砸傷額頭。

我不禁撥開額前的頭髮，摸摸右額髮根的地方。一道寸來長的疤痕微微隆起，上面四條縫針留下的紋，疤痕比周圍的膚色要深，十二年後仍沒有褪去。

八.

「阿姐早晨，唔該普洱、滾水。」無論舉手姿勢、語氣和用詞都是嘉芙自自然然從祖父身上學來，儼然像個大人。有時嘉芙還未開口，伙計已把肥白而又帶點污漬的茶壺擱在桌上。孫老爺是老主顧，伙計對這桌特別關照，他們主動揭茶壺蓋沖水。知客小姐撲白了臉，勾一條上挑的眉，一雙尖細尖細的鳳眼迎過來，頭頂上數百個高火數的燈泡照在她白臉上，「孫老爺」，她咧開鮮紅色嘴唇跟嘉芙笑，一手拿起點心咭在上面潦草寫了「免茶」。然後擺動一身絳紅旗袍，扭動富曲線的身段招呼那邊的茶客。

「蛋散！」嘉芙老練地搖著點心咭向點心阿姐招手。這裏的蛋散做得鬆化，糖漿金水晶般倒在蛋散上晶瑩剔透，是「愛麗宮」遐邇傳名的甜點。況且孫老爺一向嗜甜，正合他口味。

「嘉芙，早晨！」點心阿姐向嘉芙招呼，然後跟孫老爺點頭，孫老爺報以一笑。
「阿姐，早晨！」嘉芙以同樣的說話招呼阿姐。

「今天白糖糕做得不錯，嚐嚐？」嘉芙望著祖父。

「唔，來一碟。」祖父說。嘉芙把點心咭遞給阿姐打印。

嘉芙搖著點心咭當扇子，頭一直四處張望。孫老爺正喫白糖糕。

「爺爺，我去找糯米雞。」嘉芙從椅子跳下，就向不遠的點心車走去。回來時拿著碟熱騰騰糯米雞，小心翼翼慎防糯米雞跌到深紅地毯。穿紅旗袍的知客小姐剛好走過，替嘉芙拿回座位。每到「愛麗宮」，糯米雞是嘉芙必吃的點心。這裏的糯米雞不太大，揭開墨綠的荷葉，裏面一團熱氣散發，荷葉清香撲鼻，糯米煙韌又滲著荷葉淡香。

「爺爺，你知道嗎？這是最後一個，走慢點便沒得吃嘍。才出爐一會便沒了。」嘉芙一面吃，一臉正經說道。

「正宗糯米雞不容易吃到，正宗做法不是每個師傅都懂。先是荷葉上一層糯米，放雞肉餡料，再鋪飯。糯米雞做得不能太大，否則糯米難熟透，餡料難分佈均勻，肉汁未能完全滲透糯米內。」祖父以專家口吻向嘉芙娓娓道來。「而最重要是隔水蒸。」說著祖父也夾了一口吃。祖父呷口茶又補充一句：「現在酒樓賣的是現成全熟了再翻熱。」嘉芙心目中，祖父愛吃以外，也懂得吃，並且很講究，是個食家。

九.

堯叔推著乾瘦的祖父過來，我們讓出位置給祖父。父親替祖父斟滿茶杯，喊「爸」，祖父點一下頭。堯叔剛把輪椅移正鎖上，祖父已急不及待伸手拿起茶杯就喝，也不理茶有多燙，一連就喝下兩杯。今天他穿寬鬆「夢特嬌」條子襯衫，外套一件墨綠色背心，襯衫領口鈕沒扣，露出瘦削頸部，頸下鎖骨凸出。眼皮鬆弛，從前豐滿的臉頰凹下。

父親點了豉汁蒸鳳爪、蝦餃和叉燒包，都是祖父愛吃的。還有海鮮卷、灌湯餃，點心蒸籠擺滿一桌。堯叔把灌湯餃移到祖父面前，祖父大口大口吃得津津有味。父親在旁不斷叫祖父慢慢吃。吃罷，祖父伸筷子夾鳳爪，吃得滿嘴豉汁，堯叔早把毛巾準備好讓祖父抹嘴。我們也陪著吃。

「爺爺，你知道我是誰？」我搭著祖父尖削的肩膀在他耳邊喊，一手在祖父手背上來回撫掃。

「唔。」祖父點頭，嘴角微微牽起。

「那麼我是誰？」我帶著熾熱期望問。

「嘉芙。」祖父望著我說。

我樂得擁著祖父，拍起掌來。

一個阿姐捧著大銀盆，上面整齊放著十二碟金黃色蛋散，她走到祖父身旁推銷：「蛋散——」。祖父當然點頭說好。堯叔於是點了兩碟。阿姐把蛋散放在桌上，立即引起祖父注意，目不轉睛的看著，然後把先前吃的鳳爪丟下，伸手來蛋散。祖父吃得很快，他又伸筷子來第二件。

「蛋散是老一代酒樓的甜點，現在很少酒樓做這。這難做得好。」祖父吃罷第二件說。嘉芙早聽祖父說過從前上酒樓就是吃大包、糯米雞、白糖糕、鬆糕，也記得從前「愛麗宮」金水晶般的蛋散。

十.

「大嫂、阿妹，快——快收魚網。」風很大，浪在船底下翻騰，在黑幕掩護下恃勢凌虐，灰藍浪頭滾湧起，整艘船被拋起——高高拋起，波浪滔天，誰都不能站定，阿妹跌了一跤。海水從船緣竄進來，豪雨滔滔，不講理、沒節制，天空猶如泛一層煙霧，迷迷濛濛。甲板上很快積上一層淺薄海雨水，腳站在上面不踏實。大嫂和阿妹已經在船邊迅速把魚網收上，阿妹站前，她們曲膝伸手把魚網擱向肚腹，身體順勢向後坐、退一步。然後又伸手，一前一後用力擱向自己肚腹，又順勢坐下、退一步。強風亂颳，大浪相激，霍霍風聲漫天響。後面傳來「達達達達達達達」馬達響。阿兄已把馬達啓動，扭著舵，眼睛直瞪前面。我們的船被任意擺佈，沒法衝出去，時而傾側，時而被拋向天。天空只黑一片，海面煙波浩淼，船猶如墜進深不見底的漆黑旋渦，既不知方向，也不知附近有沒有其他船隻。雨水乘著強風打落臉肉上，刺痛。一個兇悍巨浪在船前大力一拍，我立即抓緊身旁的桅杆——「蓬！」船身隨即拋起。船重新落在洶湧海面，我左手抓著桅杆，身體已伏在甲板上。

「阿妹！阿妹！」左邊的肋骨隱隱作痛。「救——救——救命！」突然，馬達停了。聽見阿兄從艙房急跑下來，我倏地爬起身，發了急朝船尾跑。乍一動左邊胸像被刀子刺的痛。只見大嫂倚著船舷，半身俯前，雙手直向水裏伸，扯高嗓子喊「阿妹！阿妹！」。只見阿妹困在漩渦中雙手亂扒，拍得浪花四濺，頸伸得直直青筋凸現，把頭昂起盡量露出水面，她的臉白了，嘴不停開閤。白浪猛地纏上，先是胸口，然後頸項下顎，水力把阿妹浮出，然後更大力把她壓下，海水灌入口鼻不讓她吸口氣。我接過紅白相間的水泡拋下，「蓬！」在波瀾中，使力游向阿妹。

阿妹閤著眼，青白了臉平躺在船艙的木板床上，全身濕漉漉，衣褲重重黏附在手腳和肚子上。頭髮散亂，濕濡濡緊貼臉頰和額頭。她很冷。我隔著毯子緊抱住她，感到她鼻息輕，只剩微弱的氣。雨點胡亂打甲板 and 艙門，嘩啦不停，使人心煩。

十一.

這艘大木船模型，簡直令我意想不到。結構雖簡陋不細緻，外型模仿倒不錯。兩條桅杆掛一面旗直上天空，欄杆全是木製。站在這有親切感，耳邊響起大浪拍打船身的巨響，看見船頭濺起白浪花。想到自己兩鬢已白，攜孫女來這玩玩罷。浪在腳下洶湧顛搖，與踏平地的穩當殊異。這艘船令我想起海上討生活的日子，跟阿兄於蒼茫大海中，赤膊而立，豐碩身裁，矯健身手就在眼前。剎那間，「達達達達」馬達啓動，海風迎面吹拂，送來海水鹹味，陽光照落在利落烏黑的頭髮上，捋起衣袖，強而有力的手臂拉起魚網，與風浪搏鬥。豪雨從昏黑天際傾瀉，浪在腳下湧，滔天巨浪霍霍作響。阿妹曲膝把魚網擱向肚腹，「蓬！」，我游向阿妹，「救——救——救命！」，拼命游，這次不能落空，拼命游，不能落空。身軀彷彿因此年輕，眉宇

間堅毅又再展現。可惜船在一片沙地上，不再動，是擱淺了？眼前風多大也翻不起浪，只有杆上面旗在飄。我再次落空。孩子的笑聲在身後響起，我按著左邊胸膛，一陣掏空的感覺。

永宏替我拍照，他身後只是淺窄的城門河。

十二.

時代不同了，這個地方既崇尚後現代建築，也愛時光倒流懷舊情。這間餐廳以大眾化店名、懷舊裝潢作賣點，吸引不少顧客。上年紀的來緬懷過去，跟身旁妻子回味戀愛時的滋味，年輕一代來體驗老一輩的生活，嘗試沾染其生活氣息。不太高的樓底，沒刻意營造一份空曠感。簡單的白瓷燈罩從天花板吊下，黑白照片放在現代感相框裏，沒規律掛在牆上。花布衫女人揹著兒子推著木頭車走上斜坡，旁邊是簡陋的大排檔攤子。白汗衣苦力捲起褲管蹲在麻包袋前，香菸夾在指縫間深深地吸，並以毛巾抹額上淋漓的汗珠。坐在昏黃的燈泡下，我彷彿穿越光影交錯的時間隧道，回到牆上的世界。另一堵牆上畫了五六十年代生活剪影，是啡黃色過去的世界，令人迷醉的霓虹光管、廣告燈箱：「單眼佬涼茶」、「大方公司」、「茂記山貨」、「天德大藥房」，我都不曾見識。只有慢吞吞的電車叮叮叮，沿著固有的軌道走到二十一世紀，穿插於神經質的城市節奏中。

啡紅色柚木方桌椅，明顯髹上一層人造光油，在黃燈泡下散發暖意。門口一個及腰油木櫃，四排抽屜，每排四個，上面像是佈滿灰塵的抽屜手柄，暗瘡沒光澤，不是光新的銅色。一座古老的大鐘倚牆而立，銅色的圓形鐘擺不是太光滑，但抹得發亮。我想像鐘擺左右搖動，把臉靠近，扭曲的臉形在上面若隱若現。我記起從前祖父家裏也有一個，每當長針指向正北方，噹！噹！噹！敲響沉遠不著邊際的鐘聲。角落裏，豎立一人高的大衣架，整個是木製的衣帽架，沒有刻意的雕飾，沒有誇張的花紋，深沉而靜謐。玻璃杯子是最簡約的一種，接近杯底有少許凹凸紋。嘉芙摸上去就是熟悉的感覺，是祖父家裏用的一種。指頭循著杯紋的凹凸處游離，細滑的打磨手工，摸上居然有纖滑如絲的感覺。微溫玻璃杯子握在手，呷一口甜中帶澀的奶茶，感覺熟悉又親切。

侍應生穿全白色小企領寬身中山裝，前面三個偌大明袋，袋口插了一支原子筆，下身黑褲子，黑皮鞋。一個女侍應戴一隻玉手鐲和款式簡單的幼黑錶帶，簡單樸素的設計，沒有鮮艷大膽的衣飾，更沒有火紅色高跟鞋咯咯的走路聲破壞這裏的氣氛。

十三.

飯後，孫老爺、永宏和嘉芙並坐在沙發上喝茶。嘉芙握著孫老爺的手，手背的皮鬆垂有老人斑，但掌心肉很厚，肉很軟，卻是軟弱無力。

「爺爺，早上有到酒樓喝茶麼？」嘉芙問。

「唔。我今早獨個兒到『愛麗宮』喝茶。」祖父說。

「你坐甚麼車去？」嘉芙問。

「我坐船呀！」孫老爺不假思索便答。嘉芙知道祖父常念著從前的日子。

「明早你帶我去，好麼？」嘉芙也想著從前爺孫倆喝茶的日子。

「唔，你要早點起床。」孫老爺一臉認真答應嘉芙。

「你雙鞋買多少錢？」祖父指著嘉芙紅色皮鞋問。

「壹仟陸佰。好看嗎？」嘉芙說。

「好看，這顏色好。」祖父說。「你爸從前買給我的皮鞋也很好看，是『奇樂牌』。」

坐在一旁的永宏趁機用哄孩子的口吻，鼓勵老父走路：「你現在不上街，終日坐在屋裏，就不需穿皮鞋。要是你到外面走走我明天便給你買新鞋，好嗎？」

「唔，好。」孫老爺點頭說。

電話鈴響起，永宏走開接電話去。

「你雙鞋買多少錢？」祖父指著嘉芙紅色皮鞋問。

「壹仟陸佰。好看嗎？」嘉芙笑著說同一番話。

「唔，好看，這顏色好。」祖父說。

十四.

祖父睡房有好些照片，有的吊掛牆上，有的壓在玻璃下。有一幅是我彌月宴上拍的，照片放大了，我頭很大，頭髮卻稀少，披著雪白斗篷。照片是祖父抱著我坐在龍椅上照的，底下的手是他的。祖父愛派頭，每逢喜慶都在「沙田畫舫」設宴。爸媽的囍宴與我彌月宴都是在那兒宴客。爸媽囍宴那回確實氣派十足，筵開四十多席，成為鄉親們飯後佳話，引來不少羨慕目光。祖父是「愛麗宮」與「沙田畫舫」的常客，我多少回在那裏跟祖父喝茶，那時我年紀雖少，卻有深刻印象。

「沙田畫舫」是樓船式酒樓，分上中下三層。雖不及香港仔「太白」、「珍寶」大規模和出名。卻也有豪華裝修，畫棟雕樑。大廳中金龍繞著二人抱的大柱子攀爬，寸來長爪子牢牢抓著不放，抬頭看見金龍一雙火紅熾熱眼睛，燒著熊熊烈火，兩條觸鬚富曲線伸延著。我覺得這裏的龍特別威猛，龍身的肌理蠢蠢欲動，爪子強而有力，我愛撫摸它，隨著鱗片凹凸起伏。有朝一日它可能發勢扭動身軀輕易衝破樓頂，飛到九霄天上。我尤其喜歡沙田畫舫第二層那張龍椅。每次我都要跑到龍椅坐。有時別的孩子跟我爭，我絕不禮讓，總要爭到底，這是我自少養成的好勝心態。龍椅放在小台上，台上鋪血紅色地毯，龍椅就在正中，旁邊還有兩把小的。整把龍椅由一大啡紅酸枝雕成，全沒接合處，方正椅背有兩條龍舞動，椅柄雕成龍頭，龍口張開，就連裏面的利齒也雕得很仔細。我就愛把自己的小手指放進龍嘴，然後假裝被咬住。這個遊戲我百玩不厭。椅背、椅腳等其他部份也全不馬虎，刻梅花圖，金色光油塗點鱗片，遠看過去煞有氣勢。旁邊兩株萬年青都很高大，葉綠又密，種在大金盆子裏。後面垂下的紅幕釘上金色「林府迎親宴客」字塊。一次我執著紅幕布使勁搖，其中一個字搖搖欲墜，我更發力誓要把它搖落。那個字跌下，我拾起金色字塊拍打，金粉散了一地。我寶藍色裙子上也沾上不少金粉，驟眼看去美極了，像千隻螢火蟲撲在上面，閃亮閃亮。

十五.

黑夜在星星點綴下更沉默。嘉芙坐在燒金盆旁把紙錢慢慢放進去，橙紅色火苗熱烈舞動，紙錢被逐步吞噬，因為掙扎而顫動捲曲，熱情過後又回復平靜，紙錢不見了，湮沒在黑色灰燼裏。

旁邊有幾個三姑六婆圍攏過來，她們把圓凳緊靠在一起，肩貼肩，一個倚一個，不知又在討論誰家事。她們已經很有默契，通常由其中一個挑起話題，餘下的就洗耳恭聽，過程中可能有人會發出輕輕一聲怪叫，然後用半隻手遮掩著半個嘴巴，眼角往外瞟一瞟，肯定沒有引起其他人注意才繼續往下說。

「攆走他爹，賣掉屋，錢倒是全進了他的袋裏。」挑起話題的女人翹著二郎腿，邊說左手不停搓光著的腳板。「這是甚麼道理？屋是他爹真金白銀出錢建呀，全是血汗來哦！」

「就是嘛！怎能賣掉？」說時望著對面的女人，似乎要她認同自己的說法。

「送進老人院，就是要送他去死呀！要不是這樣，孫老爺還能多享幾年兒孫福呢！」

女人用鼻哼出一聲。「享甚麼兒孫福？雖說四代同堂，平日還不是他孤伶伶！」女人擺出一副不屑表情補充：「我早就說過，讀書越多，人就越涼薄。供書教學，就是學怎樣吞他爹的錢，教出了忤逆子。呸！」

「瞧他！現在人死了，他還不是跟平日一樣，沒有一滴眼淚。」女人們偏頭看跪在棺旁的兒子。

旁邊的中年婦人，束著髮髻一直搖頭：「真……真是養子為患呀！」

一陣風動，數十隻黑蝴蝶從燒金盆中輕了又輕飛湧出來，牠們繞著盆子飛，繞著嘉芙飛，一圈又一圈。然後風停了，才飄搖地徐徐落下。一隻隻折了翼的黑蝴蝶四散地上。

十六.

靈堂兩側擺放了兩排花牌，大概有三十多個，都是用三腳藤架撐起，離地一米高，密密麻麻，有排山倒海之勢。籃子裏是綻放的花，花很多，都要在僅餘時間裏展現最盛姿態，紅掌熾熱突出，劍蘭傲然高揚。黑緞帶左右兩邊悠悠垂下呈三角形，上面用白漆寫字：「孫隆禮老先生千古」、「沙田鄉事委員會 主席藍國賢 副主席梁國輝敬輓」、「孫隆禮胞兄千古」、「胞弟孫學禮敬輓」，蘸染白漆的筆端在軟滑黑緞帶寫出親切的名字，滲出不同情感。

靈堂裏強烈的燈光下，一個冷色調西式花籃矮矮的蹲坐地上，突兀非常。優雅的百合花開得並不熱烈，花瓣稍微向外彎，弧度十分準確，尖細的綠葉一絲不苟的附在筆直的莖上，扇形綠葉分佈在百合花中間或後面作陪襯。光線由花瓣頂端擴散出去，原來的線條霎時消失，百合花幽幽的模糊然後消隱，白光灑在枝莖上，像有一層薄霧隔開外面的騷擾，使你觸摸不到，為靈堂增添寒意。花籃中間插著一個白色紙牌，白色紙牌上面圍了黑邊，黑邊裏有些字，字都是黑色的電腦字體，有中文字的排列，紙牌右下角，又有幾個英文字的排列，是美國銀行文件式簽署的名字。

排列得很齊整，又很疏落，卻不帶一點情味。

孫隆禮老先生千古

Bank of America
Ivan, Bonnie, Mandy

晨四點。兩個子孫把紙橋移至靈堂中央。橋雖用紙糊，卻沒半點兒馬虎，先用竹篾拗出形狀作支架，糊上韌度高的玉扣紙，扶手欄杆也是紙糊，再纏上數串彩燈泡。先生手拿一塊白布，兩手在空中一揚，白布颯翔，長了，慢慢飄落橋面。拱橋兩邊站著執幡的金童玉女，兩團胭脂生硬地塗在青白臉頰上，木了臉呆呆站在那兒，提著「光明」燈籠，似侍衛在總督府門外守護著。不能有一根傷感的神經，不能有一滴難過的眼淚，不能有哭腫的眼皮。

先生從法壇拿了個盤子捧在腰間，裏面黑壓壓，看不見是甚麼。他的手往盤裏一抄，握緊拳裏的東西小心翼翼蹲在橋上。他拳著手，手腕在動，「奈」一個黑字出現在白布上。原來盤裏是些小黑豆。用黑豆寫成的大字線條很粗。先生慢慢移他的步子，惟恐堂皇而脆弱紙橋毀在他腳下。黑布鞋在動，手也在動。嘉芙看不到先生的表情，只見到先生側臉的輪廓。光線從反面射來，光未照到的地方，幾條線就能把他的臉勾勒出，彷彿白紙上的素描。他小小的眼睛只專注布條上，頭垂得很低，幾絡頭髮垂下。嘉芙在旁邊觀察先生如何熟練地一撇一捺把幾個字寫成：「奈河七洲大寶橋」。

十八.

先生領在前頭，帶著隊伍圍著紙橋繞圈子。兩隻手指夾著三道黃符在空中亂揮幾下，嘴巴先是微動，然後急聲唸咒。搖著步子帶領子孫送死者最後一程。

我在一旁望著這儀式進行：空曠的靈堂上，四十多人依長幼老嫩列一個長長的隊伍，身穿不同顏色粗麻布喪服。兒子頭戴竹帽，束白布衫，女兒頭披斷處外露的麻布，下繫白裙。站最前的長子抱著靈牌，紅色哭喪棒繫在腰際，與不緝邊麻布白衫成強烈對比。還有戴白布帽的孫子、孫女和藍色裙帽的孫媳婦。所有眼睛望著前方，但又好像甚麼都沒看見，繃著臉，抿嘴緊緊閉起跟著前面的人走。走最後的是幾個紅帽紅披布的曾孫，隨隊伍的步伐，你走一步，我走一步，他也跟著走一步。正在上演冰冷缺色的默劇？舞台燈光刺眼，他們塗一層厚厚白粉，我看不清他們的真面目，模糊一片。只知他們的靈魂被攝走了，我看見的是沒情感的軀殼。

大伯公的兒子捧著沉甸甸的靈牌拾級而上，而先生一直唸唸有詞，把大袖子撥開雲霧般一甩，搖著手中幡旗又走一圈。鑼鼓聲突然急速起來，「清清楚楚清清楚楚！ 」嘉芙一直覺得先生的一舉一動，猶如戲棚大佬倜儻英姿颯颯在戲台提步挺胸

走台步、耍大雲掌，演沙場奮勇殺敵，擋萬夫的英雄，揚起馬鞭「噓呀！」，千軍萬馬應聲而發。戰事進入高潮，鑼鼓聲四方八面攻來：「清清楚楚清清楚楚！」旌旗飄揚，兒子捧著靈牌從另一邊梯級下橋。是最後一程，願死者早登仙界。旁邊的師傅一股勁兒敲鑼吹嗩吶，「清清楚楚清清楚楚！」戲完後，鑼鼓聲完了，靈堂又回歸寧靜。

嘉芙看著，想到電影情節：陰司鬼魂披頭散髮聚集孟婆橋邊，周圍泛著白煙。一個束著髮髻，滿面皺紋的老婆子守在橋口，要過橋的鬼魂喝下孟婆湯。看著，嘉芙彷彿見到大伯公在橋頭與孟婆糾纏，他拒絕忘盡前生事，但被鬼卒牢牢捉住，他反抗不了，鬼卒把孟婆湯灌進他嘴裏。

十九.

宴客廳響起喜慶樂曲，席間傳出歡騰熱鬧之聲。紅幕布上釘個金色囍字，還有「孫府迎親」，兩邊各放一株萬年青。一對新人站在前面接受祝賀，新娘子梳個波浪紋髮型，扁薄粉面上有大塊胭脂，眉眼畫得幼細嫵媚，鼻樑兩邊打深深的黑影。她穿一身火辣熾烈顏色，血紅色裙掛上金線細密，繡龍刺鳳。新娘子擺動雙手時，金手鐲錚錚響。新郎穿畢挺西裝站在旁邊，白襯衫在底下，領結一個黑蝴蝶。四十多席圓桌整齊排滿廳內，賓客盛裝赴宴，投來羨慕目光。熱烘烘的場面，氣派的場面。

睜開眼睛，房裏一片漆黑，沒有囍樂。風在外面亂颳，很冷，樹葉沙沙作響。爬起身，從黑暗處看窗外樹影搖曳亂舞，似萬手向我揮別。我只穿單薄條子睡衣，涼氣襲來。推開窗，青白月光獨守孤空，冷風吹進來，一群螢火蟲在飛舞——不是螢火蟲，是金色光閃閃蝴蝶，十隻……千隻……，耀眼，繞住窗框、吊燈和牆上發黃的照片，留下金色粉末。伸手去抓，抓不著，牠們從指縫飛遁。十隻……千隻……翅膀發光的蝴蝶，晃著金光令人眼花撩亂。我在做夢麼？永宏大囍之夜，怎能不去？我下床，白慘慘月光照到身上。天氣實在冷，在抖。邁開步子，骨節鎖緊，膝蓋彎曲無力。我跛著拖鞋，扶牆走向衣櫃。蝴蝶繞著西裝，都撲在上面。實在夠氣派。我在抖。西裝太寬，褲差不多要鬆落，穿上去空蕩蕩。套上「奇樂」皮鞋，扶著門框，顛危危走出房。蝴蝶在飛。靠著扶手下樓，高又斜，顛危危，雙腳無力，身體前傾，顛危危，一陣顛簸……阿兄就在前面，蝴蝶眼前飛，金粉散落，伸手去抓，滿手金粉。阿兄就在前面，「阿兄呀噯丫噯咿也呀……你來噯咿丫來呀……」。囍樂喧天。月光從窗射進來，照住阿兄，青白了臉，她很冷，鼻息很輕。伸手去摸，阿兄消失了。蝴蝶頭上飛，在月光下，金光不見了，十隻……千隻……頭很痛。到外面走走。雙腳無力，膝蓋被鎖緊。給你買新鞋好嗎？蝴蝶繞著女孩飛。公公醜，公公尿尿，醜醜。不是這樣。實在冷，黑蝴蝶折翼，失落，不，不是。

天氣實在冷，我渾身在抖。

指導老師：梁秉鈞教授